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莎翁傑作集

第一種

哈孟雷特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少年中國學會文學研究會叢書

莎翁傑作集

1

哈 孟 雷 特

試譯者

田 漢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譯叙—

某莎翁學者拿莎士比亞所描寫的人物和易卜生所描寫的相比，謂『莎翁的人物遠觀之則風貌宛然，近視之是則筆痕狼藉，好像油畫一樣；易氏的人物則鬼斧神斤毫髮逼肖，然使人疑其不類生人，至少也僅是人類某一時期中的姿態，好像大理石的彫像一樣。』現在中國的美術館裏大理石彫像可搬來不少了。那麼再陳列一些油畫不更豐富些嗎？所以引起了我選譯莎翁傑作集的志願。

莎翁的作者生涯略可分爲四期：（一）習作期，（二）喜劇期，（三）悲劇期，（四）老成期。從二十四歲到三十一歲都是他的習作期；直到三十二歲作『威尼斯的商人』，纔發揮了他作劇的天才。自時而後，縱其如江如海如火如荼的才氣，草成無數世界文壇稀有的喜劇；以此受知於 Southampton, Essex 兩伯爵，及 Pembroke 侯爵：是爲第三期，莎翁最得意的時期也。然曾幾何時，前日之保護者皆淪於慘境。S., E. 兩伯且坐謀叛一繫倫敦塔，一登斷頭台。莎翁自身也頗受嫌疑，又兼慈父見背，益憂傷抑鬱不能自聊，遂成第三期的各種悲劇，而「哈孟雷特」一劇尤沈痛悲愴爲莎翁四大悲劇之冠。讀 Hamlet

~~~~~  
的獨白，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不啻讀屈子  
離騷。現代多「哈孟雷特」型的青年，讀此將作何感想？

我讀此劇原書在民國七年侍舅氏梅園先生居東京時，當時  
頗有遙譯之志，梅舅亦多所勉勵，望其有成。今譯本已成而梅  
舅則遭奸人慘害閱一週年了，唉！我拿了這譯本到那裏去告  
訴他呢？此譯曾在『少年中國』上發表過四場。譯完後細閱一  
過，發見錯處不少，今雖已細心訂正，然粗心之處恐仍不免。  
望海內師友不吝指教，俾於再版時訂正；那不獨是譯者與讀  
者的幸事，莎翁有靈亦當感謝不置。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九日      田漢



THE INFANT SHAKESPEARE

莎翁的嬰兒時代



哈 他爲篡奪家產起見便把他毒死在花園裏。被害者的名字叫做斐咱果；……你還可以看見這兇手如何取得斐咱果的妻子的愛。

啊 國王站起來了！

哈 什麼，他難道還爲虛人所驚嗎？

——第三幕，第二場——

# 特 雷 孟 塔

---

## 第 一 幕

第一場 兀爾西樂兒。宮城前面的高台。

佛蘭西斯科在那里守衛。伯納爾多登場向他走來。

伯 那里是誰？

佛 嚇！你倒來問我；站住，口號！

伯 『萬歲』！

佛 伯納爾多？

伯 正是。

佛 你來得正合時候。

伯 剛打十二點鐘；你去睡罷，佛蘭西斯科。

佛 承你來換班真感謝得很；此地怪冷的，我站得討厭起來了。

伯 你守衛的時候還安靜嗎？

佛 連一隻耗子的響動都沒有。

伯 好呀；願你晚安。你若會了我那守衛的火伴馬歲拉斯和

何勒淑兩人，請你叫他們趕快來。

佛 我勞髒聽見他們來了，——站住，喂！那里是誰？

何勒淑與馬歲拉斯。登場。

何 我們是本國的良友。

馬 丹麥王的忠僕。

佛 上帝賜你們晚安。

馬 啊，願你安好，忠良的軍人：誰換了你的班？

佛 伯納爾多代替了我。願你們晚安。〔退場。

馬 喂！伯納爾多！

伯 哈，——甚麼，那里是何勒淑嗎？

何 有一點像他。

伯 歡迎得很，何勒淑。歡迎得很，好馬歲拉斯。

馬 甚麼哪，那個東西今晚又出現了沒有？

伯 我甚麼也沒有看見。

馬 何勒淑說那不過是我們一種幻想，他不肯信我們一連看見兩次的那個怪像；所以我邀他來同我們一刻不懈地守一通晚看，若是那個怪物再出現了，他可以證明我們的眼睛不錯並且可以和他說說話。

何 嗤，嗤，那是不會出現的。

第一幕 第一場

伯 你坐一會子；你那樣不肯信我們的話，讓我們把我們這兩晚所望看見的，再談給你聽聽罷。

何 好呀，我們坐下，聽伯納爾多談這件事。

伯 正是昨晚的事，當那在北斗西邊的那個星安排去照耀現在光輝着的那邊天的時候，自鳴鐘剛打一點，馬歲拉斯和我，——

陰魂登場

馬 靜！不要說話。你看，又從那里出現了！

伯 和先王陛下一個樣子。

馬 你是一個學者；你和他說說話，何勒淑。

伯 你看他不像先王陛下嗎？意注他，何勒淑。

何 像極了；這真是嚇煞人，怪煞人。

伯 他髣髴等人家和他說話似的。

馬 你問問他，何勒淑。

何 你是甚麼鬼怪敢在晚上這個時候任意橫行，并且穿着丹麥的先王陛下曾經御過的華美威嚴的軍服？我敢命令你，說！

馬 你觸怒了他。

伯 你看，他一步一步的走去了！

何 停着！你說，你說！我命令你，說！

〔陰魂退場。〕

馬 他去了，不答你的話。

伯 現在如何，何勒淑！你發起抖來了，面色也蒼白了；這難道不是幻想以上的甚麼東西嗎？你覺得怎麼樣？

何 憑着上帝說話，我若沒有我親眼看的真憑確據我也不會信有這回事。

馬 他不是很像先王嗎？

何 正和你很像你自己一樣：那一副甲冑，正是先王和野心的挪威王決戰的時候所服用的；那一副怒容正是陛下當談判決裂之後在冰原上面撻伐乘橈的波蘭人那一回的樣子。這真怪哩。

馬 在這種萬籟俱寂的時候，用那種行軍的步伍，在我們衛門傍邊走過去的事，已經有兩次了。

何 這種行動到底有甚麼特別的用意，我可不知道；但是據我大概看起來，這一定主我國一種甚麼奇災異變。

馬 現在好，請坐，誰知道的，就請告訴我，近來爲甚麼要全國的人民晚上這樣緊張地嚴重地守備，爲甚麼每日要那樣鑄造銅礮，又從外國買軍械進來；爲甚麼每週的禮

拜日都不讓休息強迫那些造船的工匠作工；像這樣不分晝夜雷厲風行地準備，到底有一件甚麼大事快要來：誰能說給我聽呢？

何 我說給你聽罷；至少人家都是這樣傳述的。我們那怕現在還覺得音容宛在的先王他曾經和挪威王打賭，這是你們都知道的。那挪威王華廷普拉斯在我們先王面前誇口，先王大怒，便和他決鬪；我們武烈的哈孟雷特老王，威名蓋世，華廷普拉斯那里是他的敵手，當下就被他打死了；但是華廷普拉斯以法律和家名做保證，先立下了一條誓約，他的生命喪失之後，他所領有的疆土便悉數輸與打贏了的人了：那麼我們的先王當然也會把他所有的疆土之一半，打下賭來；若是華廷普拉斯打贏了，那疆土就會成了他的產業。可是華廷普拉斯的疆土畢竟依那同一張的誓約上明文的規定，歸了我們的先王哈孟雷特。現在先生們，火性未馴的少華廷普拉斯在挪威的邊疆各處，嘯集一班貪食好事的亡命之徒；這不在講——丹麥國的人誰都知道——他是想用強硬的手段和強迫的條件把剛纔說過的他父親所失掉的地方從我們手裏恢復轉去：現在我們國裏的人這樣的準備，我們這樣的警戒，和我

們全國上下這樣倉忙紛擾的根本原因恐怕就是爲的這件事情。

伯 我想或者畢竟爲的是這件事罷。那麼那個怪物裝着和這些戰爭問題先後有關係的先王陛下的樣子全身御着甲冑在我們衛戍的地方通過，也不爲無因。

何 一粒微塵可以蒙亂人家的心眼。在羅馬至高全盛的時代，當大猶禮亞斯凱撒被害的前幾天，羅馬的墳墓把租借人都跑掉了。那些裹着屍衣的陳死，在羅馬街頭唧唧地亂叫：天上的星辰拖着火焰的尾巴，珠一樣的白露都變成一點點的血，日球中間也生了災變；就是她的勢力足以支配海神帝國的月亮也病的殘缺不完，髣髴達了世界末日似的：如今或者天地同時把那一樣的奇災的先兆，當作一種運命的先驅和將來事變的豫告宣示給我們的邦國和同胞也未可知。——可是細聲說，注意；看，那里又出現了！

陰魂又登場。

那怕着甚麼邪，我也要去攔住他——停住，你這幻影；倘若你有甚麼聲音，或者能够說話，你對我說；倘若你甚麼在你可以安心，在我不失爲功德的事要做，你也對

我說；你若知道你的國家有甚麼幸而預先知道了便可以想法子避免的不幸，啊，你說！或者像人家傳說的，你生前把所得的不義之財埋在地下，死後你的靈魂還捨不得他所以常常出來徬徨，——

〔鷄鳴。〕

也請你說；停住，請說！攔住他，馬歲拉斯。

馬 我可不可以用戟去打他？

何 打，倘若他不站住。

伯 在這裡！

何 在這裡！

馬 那怪物去了！

〔陰魂退場。〕

他那樣尊嚴的態度，我們給他以強暴的表示，我們已經是錯了；那東西，就像空氣一樣，是傷不着的，我們在空中亂打了一陣更成了惡作劇了。

伯 鷄剛要叫的時候，他好像要說話似的。

何 他聽得鷄聲一叫，就好像犯了罪的人聽得一個可怕的召喚一樣嚇得戰兢兢的。我聽得人家說，鷄是報曉的喇叭，亢着他那嘹亮尖銳的喉嚨喚醒日神；他的警告一發，無論在海中的也好，火中的也好，土中的也好，空中的也

好，一切不安分的魔鬼都要捨命的奔回巢穴：我看了剛纔的情形可以證明他們所說的不錯。

馬 他真是聽得鷄聲一叫便消失了。有些人說每逢祝賀我們救主爺降誕的季節來了的時候，報曉鳥通晚不住的啼着：於是，他們說，甚麼精靈也不敢出外行走：每晚都安然無事，遊星也不作怪妖女也不捉人，就是巫婆也沒有禁咒的能力，那真是尊嚴福惠的時候啊。

何 我也聽得說過并且也信他一部分。可是，你看，那個朝日披着紅袍踏着那東方高岡上面的露珠走過來了，我們的警戒可以撤去了；但是據我說，不如把今晚我們看見的事情，去報告少哈孟雷特；因為據我看來，這個精靈雖然不和我們說話，或者會和他說話也未可知。我以為我們情誼上和責任上都應該去報告他，你們贊成不贊成呢？

馬 我們這樣做罷，我狠希望的；并且我知道今朝要到甚麼地方找他就最容易見着。

※ ※ ※ ※

## 第二場 宮城內大殿。

王，后，哈孟雷特，波樂紐斯，內亞底斯，浮爾諦曼特，珂內柳絲，其

第一幕 第二場

他公卿，侍從登場。

王 雖說朕的親兄哈孟雷特王的崩御，記憶還新鮮得狠，朕應該把心腸浸在哀戚的淵裏，并且舉國的人都應該各把那兩道愁眉鎖成一字，但是，理智和情感交戰使朕一面以極賢明的悲哀追念先兄，一面却又不敢忘做國王的本分。所以髭鬚以一種敗殘者的歡樂，——一隻眼睛含着笑，一隻眼睛垂着淚，喪禮中舉着歡宴，結婚宴上奏着哀歌，把哀樂兩樣東西等分的秤着，——把朕從前的嫂嫂現在朕的王后，這個軍國裏有王產承襲權的孀婦，娶做妻子；關於這件事情朕也曾隨時廣詢諸卿的高見，多承諸卿屢進忠言。朕深為滿足。現在朕所要說的事，諒諸卿都知道的，就是少華廷普拉斯藐視朕的威嚴，或者以為朕親愛的先兄崩駕了，朕的國家也要四分五裂，他仗着這一種夢想的優勢，三番兩次派遣使節前來煩瀆，意欲朕把他父親，依法律的約束，輸與我勇敢的兄王的地方交還他。他的事也講够了。現在講朕自己的事，今天把諸卿召集到此，非為別事：因朕寫了一封致挪威王的國書在此，現在的挪威王是少華廷普拉斯的叔父，他老病連年，臥床不起，不大與聞他姪兒的籌畫，但是他姪

兒所課的稅所招的兵差不多全體都出自他的臣民；所以朕請他對於他姪兒此後的行動嚴加取締；現在朕派遣你，珂內柳絲賢卿，和你，浮爾締曼特，做這次修交老挪威王的信使，不過這次交涉你個人的權力不得超過這國書細目中所定的範圍之外。那麼再見了，你們務必把這件事趕快辦好。

珂 } 這次的恩命固不待說，任有何事微臣等當得効勞。  
浮 }

王 朕深信兩卿的誠意；祝你們珍重。——

〔珂浮兩人退場。〕

現在呢，內亞底斯，你有甚麼事呢？你對朕說過你有甚麼請求，却是甚麼事呢，內亞底斯？你對於丹麥王說有理由的話的時候，決不可含默；你請求的是甚麼呢，內亞底斯。你不問朕叫朕把甚麼給你呢？腦袋沒有比和心更親近的，手沒有比和口更相輔相助的，丹麥的主座對於你父親的感情就是這樣，你想要甚麼呢，內亞底斯。

內 微臣惶恐得很，敢求陛下鴻恩准其重遊法國；陛下卽位大典臣當得表示做臣子的職分，所以由法國專誠歸了丹麥，但是現在，臣敢說，臣的職分已經盡了，臣的思想和願望依然傾向法國，所以不能不求陛下的恩准和恕宥。

王 你得了你父親的允許嗎？——波樂紐斯你怎麼說？

波 陛下，老臣本也不想教他便去，那里當得小兒三番兩次的苦求，最後也祇好在他的決心上大大地簽了一個可字；老臣敢乞陛下的恩准，讓他去罷。

王 你擇個吉日出發，內亞底斯；時間都是你的，願你的美德伴你隨心度日！——可是現在，我的姪兒同時又是我的兒子的哈孟雷特——

哈 (旁白)比族人稍微親一點兒，可是還說不到親骨肉。

王 怎麼那些愁雲依然還懸在你的臉上呢？

哈 不然，陛下；我是曬多了太陽。

后 哈孟雷特愛兒啊，你快把那夜沉沉的臉色丟去，讓你的眼睛像朋友一樣的望着丹麥。莫始終用你那低垂的眼臉在黃土中尋你那高貴的父親。你知道那是很普通的事；一切有生之物都要死亡的，就是通過自然界向永寂裏去。

哈 哦，母親，那是很普通的。

后 既然如此，你又怎麼覺得好像很特別的呢？

哈 母親，好像！那里，硬是很特別的；我不知道甚麼是好像，好母親。真正能够表示我的憂傷的，既不僅我的墨水色的外套，也不僅純黑色的喪服，也不僅故意吐出來的風